

哲学： 个性及其形成

郭外郭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序

郭外郭同志的《哲学：个性及其形成》，是一本专门探讨人生问题特别是人的个性问题的著作。人，作为社会生活的主体，需要自我意识，也应当进行自我意识。但是这个自我意识的过程又是不寻常的，有时甚至是很艰难的。

人是研究的主体，又是被研究的对象。人把自身作为对象来研究，使人获得了双重性格。这是人的特性，也是人的一种优势。不同的学科可以对“人”进行多侧面多角度的研究，而每一种研究都有助于对人及其活动的理解。

要理解人的本质及其活动的前因后果，并非易事。这是因为，每一代人都是在自己所处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认识的，人的自我意识不能不带有时代的痕迹。更何况，社会生活极其复杂，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情景及其所引起的后果，有时是难以完全预料的。讲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当然是正确的，但不讲生活方式，不讲人的活动及其意义则是不对的。强调认识对象和内容的客观性，确是批判唯心主义之所必需，但不讲认

识主体或者讲认识论而忘记了人，则是一种片面性。有的文章在回顾近些年来我国学术界的情况时写道：“一个身影在我国学术界徘徊着”，“你是谁？”“我是人！”关于“人”的呼声在国内外学术界愈来愈高，这大概不是偶然的。

多年来我们对人的问题研究很不够，对人的个性问题研究得更不够。而这个个性问题又是同人的主体性原则密切相关的。因此，不研究人的个性及其发展，不懂得在具体的历史发展中人的个性必将愈来愈丰富的道理，就不能真正把握人的共性，也不能真正体现人的主体性原则。郭外郭同志在《哲学：个性及其形成》一书中，探讨了人的个性及其形成和发展，阐述了社会关系对个性的影响和作用，认为人的个性及其形成离开社会关系是无法理解的；同时又反对社会机械论，强调社会关系的为我性、属人性。在谈到个性主体能力的时候，作者认为人能够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改变自己存在的环境，超越个性的现实存在。的确，人是受动的，同时又是主动的，从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就是双重的，一方面是“服从”，因为只有掌握了必然，按客观规律办事，主体才会获得自由。同时，主体的自由又是一种“超越”，只有不断地“超越”，个性才能弘扬自己的主体性。郭外郭同志在书中所提出的这些见解，都是具有新意的，读来颇受启发。

人，有它的过去和未来。我们可以从过去推导未

来，预测事物发展的历史进程；但未来的一切又没有、也不能完全包含于过去之中。所以，才有进步，才有历史，才需要开拓前进。如果未来的一切已完全包含于过去之中，那就一切停止，没有发展了。郭外郭同志在书中提出，所谓个性自由不等于意志自由，也不等于认识自由，而是意志自由和认识自由的客观有效性，即意志自由、认识自由和价值自由的有机统一。在哲学史上，不少人曾对认识与价值的关系进行过探讨，提出过一些有价值的见解；人的认识水平和价值观也是历史地发展着的。今天，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征服自然的力量空前强大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容忽视的全球性新问题。历史的反思，现实的选择以及对美好未来的追求，不能不引起人们价值观念的震荡。价值观与认识论的关系问题在前所未有的、更深的层次上被提出来了，价值要直接进入认识论，认识论本身内在地要求价值这个要素。这个问题是很值得探讨的。郭外郭同志在书中从个性自由的角度对价值和认识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不仅提出的某些见解颇有新意，而且提出的问题本身也使人颇受启迪。

郭外郭同志是一位青年学者，我很高兴把他的《哲学：个性及其形成》推荐给读者。

赵凤岐

1988年12月

目 录

序.....赵风歧 (1)

引 论..... (1)

- § 1 永恒的全球性问题..... (1)
- § 2 奔赴战场..... (17)
- § 3 出发点和方法论..... (33)

第一章 认识你自己..... (49)

- § 1 从古希腊到黑格尔..... (49)
- § 2 当代的回答..... (67)
- § 3 界说及其解释..... (81)

第二章 背景、决定和制约..... (98)

- § 1 在社会关系世界中..... (99)
- § 2 决定与形成..... (117)
- § 3 自然因素的意义..... (136)

第三章 实现、超越与自由..... (150)

- § 1 个性对象化..... (150)
- § 2 个性自我对象化..... (169)

§ 3 是自欺还是自由 (185)

第四章 看不见的中介 (202)

§ 1 一身二任 (202)

§ 2 无形的沟通 (215)

第五章 个性的一般历史 (232)

§ 1 原始丰富 (233)

§ 2 外在的统治 (243)

§ 3 自由个性 (255)

结语 健康丰富个性的自白 (267)

后 记 (282)

引 论

本引论是由三部分组成的：

· 永恒的全球性问题——奔赴战场——出发点和方法论

本引论主要在于说明本书的主旨、兴趣和意义。前二部分主要是引，叙述个性问题的重要性和研究这一问题的必要性，力图把读者带上一条坎坷不平的思想小路，从这里可以远远望见作者无限钟情和为之劳作的田园；后一部分主要是论，分析和说明本书的理论立场和方法论原则——马克思主义和实践，以期把那片田园的果实及其味道告诉读者，欢迎读者去品评。

如果你在读完引论之后，真想去尝一尝这个果实是苦还是甜，那将是作者的幸运，反之，如果你没尝就倒了胃口，那作者就彻底失败了，作者因此将会感到“因财害命”式的内疚。

§ 1 永恒的全球性问题

八年前，我还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一年级的学生。那时，我终日埋首于古典哲学，醉心于抽象的思辨，而活生生的现实人生，则完全在我的视野之外。我穿着从东北小镇带来的打着补钉的宽松衣裤，衔着北京产的硕大无朋的斯大林烟斗，保留着日本式的“不屈不挠”的“寸头”，自信、坚定、勤奋，不知道什么是痛苦和忧伤，不知道人生还需要证明。后来，一件与

我毫不相干的事，极大地震撼了我幼稚的灵魂，并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态度。

那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夜晚，一切极其正常。无风，无雨，闷热的空气里间歇地播送着懒洋洋的蝉鸣，教学楼和图书馆辉煌的灯光，洒满了默默无言的草坪，而深黛色的未名湖畔，照例云集着若有所思的老者、嬉水戏鱼的顽童和对爱情一无所知的热恋者……此时此刻，在一幢嫩绿色的宿舍楼前，一个年轻的、肢体发达的生命，在一声不可言状的惨叫中，永远地离开了北京西郊的这块令人神往的土地，永远地离开了这个有条不紊的世界。死者是一名研究生，生前曾一贯是“三好”学生。由于他选择了跳楼的自杀方式，现场异常悲惨。

校园的生活依然平静着，只不过多了一条新闻，添了若干声叹息、惋惜，也有几分无动于衷。然而，这个失去存在的人，生前万万也不可能想到，他的“壮举”会如此强烈地影响另一个素不相识的生者的生活。那声生与死交界处的惨叫，不断回荡在我的耳际，它宛如一磅重型炸弹，残酷地摧毁了我无限天真的迷梦，把我从清谈玄想的思辨高空，拉回到杂草丛生的庭院。

从此，我开始思考生活，开始体验和理解人生。我睁大双眼，正视着纷繁复杂的世界，努力去发掘个性存在的现实底蕴。于是，我发现了人生的问题。

作为个体，我们每个人都从无限中走来，来到这个陌生的世界。我们来了，存在着，活着，而后学会生活，去爱和希望，去痛苦和忧伤，去追求、奋斗、思考和怀疑……也许我们很高尚，也许我们很丑恶，也许我们荣耀显赫，也许我们卑贱无闻，但是不管怎样，终于有一天，我们离开了这个熟悉的世

界，离开了你的所爱、所恨，离开了你的自己，回到了苍茫的无限，回到了冥冥的无。

生命的终结使生命困惑了。为了使自己的人生可靠而真实，我们不得不一再询问自己，我是谁？我是什么？我是什么样子的？我能成为什么？我的生活有意义吗……

这些问题，首先是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问题，但更是永恒的哲学问题，它同人类一样古老，也同人类一样年轻。

在遥远的古代，这些问题就以其巨大的魅力，不断地吸引和苦恼着那些善于思想又爱好人生的人们。人类探索自然的过程，同时就是探索自身的过程，为了认识和改造神奇的自然界，必须首先认识自我，确证自身，必须寻找人们生存的基础和根据。因此，人类一开始就对自己的价值和命运投以沉厚深情的关注，这种关注使人们经常发现自己、确立自己、实证自己，使人生有了意义。

这一点，在全部早期文化中，处处可以得到支持。人类童年的文化，记录着原始人的生存、认识和活动方式，从而也就反映着我们祖先原始的人性观和人生观。无论是早期神话，还是原始宗教、哲学（科学），几乎都无一例外地昭示着人们不仅力图说明外部世界的根据、原因，动物和植物的基础、起源，而且还努力解释自己本质的鲜明图卷，刻划着人类自我认识的最初轨迹。

譬如在自然崇拜中，对象不是全部纯然的自然现象，而是那些影响人类生存，与人类日常生活有着直接利害关系的现象；而灵物崇拜则更是如此，它体现了人们为了寻求精神上的寄托和解脱，为了增强御敌能力和战胜邪恶的力量，而去求助于超自然力量的庇护，以使自身的存在获得基础。在原始世界中，人

们相信万物有灵，这不仅是对世界的认识，而且也实在是对自己的认识，虽然这种认识相当幼稚。显然，当时的人们还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不能区分醒时的感觉和梦中的幻觉，“于是就产生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人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①，这样，在原始人的观念里，自己的精神和肉体就合情合理地分离了。

这里，我们不想专门讨论古代文化问题，无意于没完没了地引据古代文化的大量史料，只是想向读者证实，即使我们对古代文化有一知半解的了解，就不难发现，其中隐存着古代联合体的本质和个体道德生活的原则，潜在着真善美的理想和对自己本质的初步理解，这种理想和理解虽不免浅陋，然而却旨在掌握自己和树立自己，热望了解世界和自己的本质，“这是尚未加工的矿石，其中金光闪闪，闪烁着智慧、道德和美的价值”^②。

在以后的全部人类历史中，在更广阔的水平和更深远的意义上，人们继续全神贯注地观察自己，顽强不懈地认识自己。这是一个极其艰难曲折的探索过程，每一次都交织着失望和希望，欢乐和忧伤，每一次都确凿无疑地向我们证明：人类的自我认识没有完结，也不可能完结，对人和个性的解释永远没有一个纵贯古今、横越中西而不变的教条。或言之，人的问题是一个永恒的哲学问题。

这一点完全取决于世界和人的辩证本性——发展的无限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0页。

^② 转引自亚·泰纳谢，《文化与宗教》，第1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性，这种无限性决定了世界的开放性，也决定了人的开放性，因此，人们只能在开放的自我中认识自我，只能在自我的经常发展中不断寻找自身存在的基础。

对于人类来说，发展，是不置可否的事实。这已被全部历史证实，并将永远得到证实。首先，不同时代人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所有的文化学、人类学和考古学的资料都表明，人之初的生活方式，是与人的原始存在状态相一致的。麻、葛、兽皮和植物等成了人们用以遮身御寒的最早服饰，“披树叶为衣，茹毛饮血”^①，“夷妇纫叶为衣，飘飘欲仙。叶似野栗，甚大而软，故耐缝纫，具可却雨。”^②这种粗陋的服饰几乎还不可能有艺术和美的价值。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的祖先不知道用火，为了活下去，只能以天然形态的植物和动物为食，生吞活剥；居住条件也极为原始，普遍穴居和巢居，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建筑和房屋。“上古皆穴居，有圣人教之巢居，号大巢氏，今南方人巢居，北方人穴处，古之遗俗也。”^③交通工具的发明也是后来才有的事，起初全凭徒步，无论是翻山越岭还是泅江渡河，都依赖强健的体魄，稍后才求助于木筏等节省体力的器具，“谋于长者，必操几杖以从之。”^④原始的生活方式造就着原始的人性和更原始的人的观念，这同后来的人类迥然不同。如果人类的祖先能到 20 世纪的世界一游，那华丽摩登的现代时装，飘芳溢香的美味佳肴，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和风驰电掣的宇宙飞船……一定会使他们瞠目结舌，无所适

^①雍正：《云南通志》卷二四。

^②陈鼎：《滇黔记游》。

^③《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项峻《始学篇》。

^④《礼记·曲礼上》。

从事实上，不仅原始人的生活方式同我们格格不入，就是对人类祖先来说还是动物本能的那些属性，在今天也变得面目全非了。例如，在人类之初，性关系只是一种单纯的生殖关系和与动物无本质差别的自然需求，是无差别的天然使命，可是，在现代社会，谁还会否认性本身乃是一种文化呢？吃喝在原始人那里，无论是在直接的意义上，还是在间接的意义上，都仅仅是为了维持肉体的存在，而如今，却越来越成为一种享受，成为美的欣赏和味的品尝，成为人生的乐趣和个性的表现。总之，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无需赘述。

第二个愈来愈常识化和显著化的现象是，同一时代不同历史时期的人，也发生着合理而惊人的变化。这方面的例子是很多的，近来不断引起人们关注的“代沟”问题，便是一例。“代沟”可以说是人性、个性的渐裂、断裂。它深刻说明了发展的永恒性。1987年，北京四中举行了一次学生与家长的辩论会，双方各陈己见，相持不下。学生一方论点明确：“我方认为，家长不理解我们。因为理解必须建立在关系平等的基础上，可是学生和家长之间并没有这种平等关系。”接着，他们列举了这种“不平等”的事例，以证明家长对学生的不理解，并且得出结论：“‘代沟’从此产生了。”家长代表针锋相对：“我方观点：我们是理解学生的。要论平等，首先，我敢肯定家长和学生永远也不能绝对平等。因为家长就是家长，儿子就是儿子，孙子就是孙子，儿子必须承认老子，这是众所周知、无可辩驳的伦理。要说不平等还真是不平等。”嗣后，旁征博引，慷慨陈词，证实这种“不平等”的必然合理性，说明他们对学生的理解和学生对家长的不理解。学生一方又发起进攻：“我们喜欢独立思考，我们需要自己认清道路，我们更不

满足家长、老师为我们所做出的解释。我们喜欢惊涛骇浪，可你们却送我们一条‘帆船’；我们喜欢冒险闯路，可你们却送我们‘摇篮’；我们要独立思考，可你们却说我们固执、不听话、自以为是。你们不了解我们心灵的变化，我们被称为‘抱大’的一代，你们没有责任吗？人生之路是不平坦的，我们要去闯！”家长代表寸步不让：“我们给你们‘帆船’，是要你们体验风浪，去探求道路，而通过‘帆船’的行驶去认识海洋，去闯更艰难的道路，胜利到达彼岸。而不是送你们进旋涡，让你们去淹死。我们给你们‘摇篮’，是让你们快快长大，使你们具有做人的权力和义务，让你们在社会允许的范围之内去闯、去炼，告诉你‘闯’不能出格，难道去闯小流氓之路、阿飞之路？”

热爱人生的读者，您从这场辩论中悟出了什么道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作者无意对此系统评说。然而，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化，个性的迅速发展，难道不是不言自明的吗？

最后，就是同一个人，在一生中也会产生一些明显的变化，甚至质的飞跃。所以常常发生今非昔比的现象，有时我们可以发现，与以前相比，一个人可能变成另一个人，甚至于我们常常惊讶地感到，我们认不出他来了。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罗杰斯的生活，就典型地向我们证实了这一点。他是这样介绍自己的变化的：“就我记忆所及，在我上小学的时候，这种不自觉的、离群索居的高傲态度一直是我的行为的特点。我确实没有什么亲密的朋友。当时有一群与我同龄的男女孩子常常在我家后面的街上一道骑自行车，但我从来没有到他们的家里去过，他们也没有到过我的家。”可是后来，罗杰斯却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我喜欢让自己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面向外部

世界。我固然珍视那些探索内心世界以求认识自我和反省沉思的片刻，但是就我而言，内省必须与行动结合起来，我需要与人交际，或者创造一些东西，这种创造既可以是培育花草，也可以是著书立说，或者是一件木工活计。”^① 其实，这种变化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只是我们常常忽视了这一点。如果我们重新回顾一下自己，也会发现“我”不是“我”了。

发展的无限性决定了人的问题的永恒性，同时也就决定了人的问题的普遍性，因为人的发展不仅在时间上是永久的，而且在空间上也是普遍的。

所以，人的问题一开始就不是一个民族性、区域性的问題，而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换言之，人的问题不是纯粹的个人问题，而是具有普遍性的个人问题、个性问题。无论是家喻户晓的杰出人物，还是默默无闻的凡夫俗子；无论是精思睿智的思想家，还是忙忙碌碌的普通人，都会不同程度地提出这一问题，虽然提出问题的方式不尽相同，然而问题的本质却是一样的。

人生问题是普遍的，这是生活告诉我们的颠扑不破的道理。这一点如果说以往还不那么引人注目，那么在今天，则愈来愈明显，愈来愈不能回避。

人类的 20 世纪，是个一日千里，日新月异的时代，人类致力的几乎所有领域无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形成着新的世界、新的人和新的人与世界的关系，从而也产生了关于人的生存的新问题。

^① 《人的潜能和价值》，第113—114页，第128页。

作为科学发明和强大技术的主体，现代人不断地征服宇宙，制造出各种宇宙飞行装置，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太空时代，空间活动的有效发展，不仅开辟了新的认识领域，而且也为更深入地认识宇宙和征服宇宙提供了新的手段；对海洋和资源的探索，为人类提供了利用自然力的更加广阔的前景；一些新能源的发现，特别是随着太阳能技术的根本改进，太阳能终将极大地取代未来的核动力，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人类利用能源的状况；原子技术的研究、对原子能的开发和利用，重离子核物理、高能核物理的不断发展，原子核反应的广泛运用，使几千年来人们仅限于对原子外部的认识，深入到物质结构的新层次，深入到原子核的组成、结构和转化规律；电子学和电子技术的尖端化、普及化，使农业、工业、国防、医学以及科学技术的各领域，发生着愈来愈惊人的变化；电子计算机的发现和迅猛发展，代替了人类大量的脑力劳动和许多人类无法直接参与的工作，推动了科学技术、经济和军事技术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社会自动化过程；特别是现代生物学和医学，使人们逐渐由观察生命的现象深入到生命奥秘的分子水平，遗传密码的揭示，新物质的合成，不仅使人类学会了有效地防治和战胜各种疾病，而且也为创造生物新类型准备了条件，从而科学地证明：生命现象并不神秘，人类完全可以控制和掌握自身。

在波澜壮阔的科技革命的背景下，我国正发生着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改革。传统与未来，愚昧与文明，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冲突较量，改革、开放的大潮与传统的习惯势力撞击迭宕，陈腐、蒙昧的观念虽然垂死挣扎，但却逐渐失去神圣的光轮，进步、文明的思想奋力拼搏，越来越深入人心。这个伟大的历史事件，无疑极大地促进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但其迅雷不及掩

耳之势的革命性，同时也造成了个性的失落感和生活的彷徨。于是，人的问题便通过个性的存在不可避免地明显化了。

为了清楚地说明问题，有必要采取对极端的陈述。这个极端就是青年。青年是社会的晴雨表，是社会各种变动的集中和本质的表现，所以青年问题便成为我们首先要谈及的话题。

旧的价值观念正在崩溃，新的价值观念正在形成，在新旧交替的层面上，许多青年失去了生活的重心：痛苦、烦恼，迷惘、惆怅，无所适从和玩世不恭。这种个性存在的震颤、倾斜，甚至也导致了某些人的精神变态。请看：“一天上午 9 点，哈科大一位校长到学生宿舍查看，发现有 30 多个学生没去上课，或下棋，或读武侠小说，或睡懒觉。某班，一次有三分之一的同学上学迟到。有的学校有 30% 的学生不上晚自习。打扑克、看录像，会老乡……”考试作弊者更是花样翻新：“四周布下‘望风的’，击桌传信。”①又据报载，从 1980 年至 1986 年 7 月，北京某学院学生因心理应激不良而诱患较重精神障碍的有 37 例，较轻的有 306 例，共 343 例，占在校生的 11.72%②。

应当看到，这些问题不仅仅停留于生活方式的表面，不仅表现在流行歌曲和迪斯科舞会，表现在街上流行“老板裤”和新潮“T 恤”，而且也表现在一系列基本观念的变化，渗入了个性的深层存在。1986 年，北京市有关部门的一次较大规模的统计调查发现，以往评选先进青年的某些基本条件均出现冷点。在“您最喜爱听（唱）什么歌曲？”一题中，比数最低的

① 《报刊文摘》1986 年 4 月 29 日。

② 《文摘报》1987 年 1 月 29 日。

是“革命传统歌曲”，仅占4.3%；在“您最喜欢什么业余活动？”一题中，比数最低的是“共产主义义务劳动”，仅占3.5%。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征询活动的对象，有86%是党、团员。据广西南宁市的一个区的统计，1979年至1984年，青年离婚率从11.6%上升到55%；另据京津沪十大城市的统计，青年中30%的人对婚外恋持理解态度^①。

人的问题的普遍提出，一开始就引起了广泛的思考。反映最敏锐的是文学艺术界，当一帮“文学新人”拿着一副贵族腔调不伦不类地尾随卡夫卡和加缪时，当中国美术馆的展览大厅里第一次挂出对毕加索的拙劣模仿作品时，这一过程就早已开始了。随后，涌现了一批思维敏锐的艺术家、文学家，他们通过大量作品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对人生的强烈兴趣和极大关怀。这些作品虽然从总体上说还局限于启蒙的、社会的、政治的阶段，但却无不高扬着人情、人性和个性的崇高价值，反映着变动的伦理秩序和人们震颤的心态，闪烁着把人的生活变得更合理、更全面、更有意义的价值执着和意向追求。尤其是近来的一些作品，更深沉恢宏地介入了个体的本体存在状态，通过对个性生活的理解和艺术省思，表达了健康乐观的个体悲剧意识和不懈进取的主体精神。“在主题越来越分散的小说创作中，不仅负载了越来越沉实的社会人生内容，也包含着多种主体意识的自觉与成熟。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形成以自己对世界的理知与认知，以自己的情感方式铸造的独立的艺术世界。”^②

^①以上材料见1987年4月7日和1986年12月23日的《报刊文摘》。

^②季红真：《文明与愚昧的冲突》（上），载于《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3期第34页。